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 1906 年 —

青春的诗

(意大利) 卡尔杜齐◎著
王连文◎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意大利] 卡尔杜齐 ◎著

王连文 ◎译

青春的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的诗 / (意) 卡尔杜齐著；王连文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5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诗歌卷)

ISBN 978-7-5682-3916-5

I . ①青… II . ①卡… ②王… III . ①诗集—意大利—现代
IV . ①I54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8008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8

字 数 / 161 千字

责任编辑 / 张晓蕾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陈 玉

定 价 / 242.00 元 (共 7 册)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Giosuè Carducci

1906

“不仅仅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研究，更因为他的诗歌风格清新，感情充沛，具有无可比拟的创造性。”

颁奖辞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 C.D. 威尔逊

本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诗人与作家可谓众矣，瑞典文学院于其中选择了一位伟大的意大利诗人，长期以来，他一直为敝院及整个文明世界所有目共睹。

殆自囊古时候起，欧洲人便为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珍宝，以及其和煦宜人的气候所吸引，自北方来到这里，直至那永恒的罗马，才驻足下来，正如意大利的统一也以此地为终点。然而，在抵达罗马以前，该国他处的风光也无不令旅行者们流连沉醉，其中便包括位于亚平宁山群山中的伊特鲁里亚城市博洛尼亚。关于这座名城，我们在卡尔·奥古斯都·尼坎德的《恩佐歌集》中已有详闻。

中世纪时期，以其大学所获得的学术盛名，博洛尼亚成为意大利的文化重镇。它曾以权威的法学而闻名，如今更又以瑰奇的诗歌著称，因此，时至今日，它仍然无愧于“博洛尼亚的教诲”这一俗谚。就目前而言，它在诗歌上最荣耀的成就，则来自本年度诺贝尔

文学奖的获得者乔祖埃·卡尔杜齐。

1835年7月27日，卡尔杜齐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西北的卡斯特尔罗。对其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顾，卡尔杜齐本人有过生动有趣的讲述，且有好几部文笔出色的传记也已就此着墨过。

为了对卡尔杜齐的心地和才华有一个恰切的评价，我们应当知道，他的父亲米谢尔·卡尔杜齐医师是一位烧炭党^①人，曾积极投身于意大利的自由政治运动，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士。

早先，米谢尔在卡斯特尔罗谋到一份医师的差事，诗人因而在托斯卡纳的玛雷玛度过了幼年的时光。他的拉丁文受业于乃父，这使得他对他该语言的文学如数家珍。虽说卡尔杜齐后来对曼佐尼^②的观点多有批判，但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对这位诗人的崇拜于他有着深远的影响。自彼时起，他便开始习读《伊利亚特》与《埃涅阿斯纪》、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罗林的罗马历史著述，以及梯也尔的法国革命论著。

在那个铁血激荡的年代，可以断言，这位年轻诗人已然开始将一切既往与将来之事物，熔铸于其熊熊如火焰一般的想象力中。

很快，他便成长为一位小革命者。据其人自叙，卡尔杜齐曾于儿时的游戏中，与兄弟朋伴组建过由9人执政官或护民官治理下的“共和国”，且时常为国事吵得不可开交，种种“革命”与“内战”也在这个小国度中时有爆发。他曾以石子击退过即将跨过卢比孔河的“恺撒”，因而挽救了“共和国”，继之又在翌日的较量中，被那位“恺撒”大大地还以痛击。

①争取意大利统一的秘密政治社团。

②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

自然，这不过是儿戏，然而卡尔杜齐其后对共和制的强烈同情，却于此可见一斑。

1849年，卡尔杜齐举家迁至佛罗伦萨，进入一所新学校念书。在那里，除却必修课程，他首次接触到了列奥帕尔迪、席勒和拜伦的诗作。此后不久，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写成了一些十四行的讽刺诗。其后，在比萨的高等师范学校里，他以饱满的精力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去圣米尼阿托当了一名修辞学教师。由于他将自己的激进思想表现得过于锋芒毕露，以至于大公国政府不得不撤销他竞任成功的阿雷佐小学校长一职，于是他便去了庇斯托亚，在中学里教授希腊文。后来，他获得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席，并成为那里的一位学界耆宿。

这便是卡尔杜齐大致的人生轨迹，倾其大半生，不可谓没有抗争存在于他的命途中。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被撤去了在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席，还几番涉身于同几位意大利作家的论战中。且就个人命运而言，他也是经历过一些悲剧的，尤其令他心痛者，是兄长但丁的自杀。好在，家庭与天伦之爱给了他莫大的慰藉。

为意大利争取自由的斗争，是贯穿卡尔杜齐感情发展始终的线索。他是一腔热忱的爱国者，全副心灵都系于此。即便阿斯普罗蒙特和曼塔那的战事失利令他痛心疾首，即便新组建的议会政府让他倍感失望，诗人对于爱国事业的赤子之心却始终拳拳未变。

任何可能阻挠意大利走向统一的情况，对于他的心地，都不啻为酷烈的煎熬。为此，他甚至觉得急不可待，而对于一切外交上的蹉跎予以强烈谴责。

与此同时，他的诗歌也如花朵一般进入了盛放的时节。虽然他

亦多有优秀不刊的史学和文艺论著，但我们首先应当给予关注者，却是他的诗歌，因为这才是令他实至而名归的最显著的成就。

如其集子的名目所云，《青春的诗》(1863) 所包含的，是一些他在19世纪50年代创作的篇什。其特色大致有二：一者是古典文学的余韵，多有向日神阿波罗与月神狄安娜的吟咏鼓呼；另一者为爱国主义的基调，对阻碍意大利走向统一的天主教权的极力憎恶。

他对于教皇极权主义的痛恨是如此强烈，乃至他在歌声中，不停地呼唤着古罗马的宏大意象、法国大革命的光荣场景以及加里波第和马志尼的英雄形象。在另一些时候，他忽而又悲观起来，痛心于意大利形势的日渐颓坏，为古时的美德与伟业所遭受的玷污而忧愁，无以复加地陷入绝望。

此种苦闷，可以作为卡尔杜齐对其他一些诗人和作家加以抨击的注脚。他论战的笔力是异常刚猛的，但于《青春的诗》中，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些如歌颂维克多·伊曼纽尔^①之类的积极进取的诗作。此诗作于1859年，意奥之间的战事迫在眉睫，他在其中对高举意大利统一旗帜的君主给予了热烈的褒扬。

这种爱国主义的情愫，也宣泄于十四行诗《马根塔》和诗篇《公民表决》中，他再度申明了自己对于伊曼纽尔二世钦佩……然而，在《青春的诗》一集中，称得上最优美的，也许是献给萨伏依的十字架的那一首……

乃后的集子《或轻松、或严肃的诗》(1868)，包括了他在60年代的诗作，其中多少可以听见一些忧伤的曲调。卡尔杜齐的怨望，多

^①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撒丁国国王，后来成为意大利国王，支持加里波第的统一运动。

半是为罗马的久攻不下而发，但也掺杂着其他一些政治事件令他所产生的遗憾，他曾一度对之抱有极高的期许。不过，这部集子仍然不乏华美之作。14世纪诗歌于诗人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我们可以从其诗篇中听见彼一时代的余响，如《白党诗人》与庆贺意大利王国成立的那一首，令人如闻韶乐。

在《新的诗》(1877)和三集同名的《野蛮的诗》(1877~1889)中，卡尔杜齐的抒情诗作臻于成熟，在风格上进入了尽善尽美的境地。于前一集中，往日那挥动火与剑战斗着的、笔名署作伊诺特里奥·罗慕诺的狂狷的诗人不见了，反之，他的曲调倏然一变，为世人唱起了另外一种恬淡平和的歌子。序作《致诗歌》便极富乐感，完全称得上是一首真正道尽了诗歌之美的赞美诗，其尾声也大有卡尔杜齐本人的风骚……他对于自己的心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将其喻作第勒尼安海。他不再一味地沉浸于悲愁，在那首迷人的《玛雷玛牧歌》中，喜悦之声令人陶然沉醉，另还有怀念雨果的《清晨》，以及那一组可爱的题为《古希腊之春》的诗歌，莫不教人读之口舌生香。

《怒潮》一组，由一系列十四行连篇而成，抛却价值不论，却难得地将卡尔杜齐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钦慕之情吐露无余。

诗人的大成之作，无疑当属《野蛮的诗》。这三部集子，其一发表于1877年，其二发表于1882年，其三发表于1889年。世人对于这部作品的形式多有訾议，有些是不无道理的。

卡尔杜齐虽然亦采用古典诗歌的韵律，令人觉得似曾相识，但是，他却对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另就诗歌的内容而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人的天才，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呈现于《野

蛮的诗》的某些篇什之中，仅以优美动人的《米拉马雷》和感人至深的《秋晨的站台》两首，便足以说明一端。催发这些诗作的，只有那至高的才思与至深的灵感了。《米拉马雷》叙说悲惨的大公马西米利亚一世以及他那短暂凶险的墨西哥之行，既不乏生动的自然意象，也大有悲沉的戏剧格调，在其中，诗人流露出一种在面对奥地利题材时少有的慈悲。而且，在《有韵或有节奏的诗》(1898)当中，那一首为伊丽莎白女皇的悲惨命运而创作的优美诗篇里面，此种情感再次流淌于他的笔端……

这样一种激昂又含蓄的诗才，足以令人找到一些矛盾，对他的指刺与褒奖亦因此同时而至。然而，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对诗人的评价，卡尔杜齐确乎是世界文坛至高的天才之一。试想，即便连那最伟大的诗人，都不能逃脱别人乃至同胞的非议，而其可称为完人者，孰与？

虽说种种责难也并非完全由他的倾向于共和制而发，但是，且教这位诗人保留自己的见解好了，又有谁可以因此而批评别人呢？无论如何，岁月渐渐磨蚀去了他对于君主制的痛恨，以至于他开始认为，王朝才是意大利独立统一的维系。事实上，他为此颇写过几首献与意大利王太后玛格丽特的诗。这位王太后以其年纪与德望，深受举国士女的景仰，她那富有诗意的心灵，也因而得到了卡尔杜齐辞采洋溢的赞美。在雍雅华美的《致意大利女王》以及传世不朽的《琵琶与竖琴》二章中，他采用了普罗旺斯式的起兴，以及田园诗派的格律，以美好深沉的礼赞向她致以诗人的敬意……以此之故，一些固执且狭隘的共和党人将其视为封建余孽，对此，诗人做出了高尚铿锵的答复：这是一首无干于政

治的作品，其旨在献与一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至于他本人，应当有权保留对尚存于世的意大利皇室进行思考与写作的自由。

至于他与朋党之间的龃龉，其起因皆不在此。那些不合与其说是出于政治，毋宁说是出于宗教，因为他对于基督一向有着过激的讥刺，且汲汲于异教信仰。这种态度，可见于他早年所做的《撒旦颂》中。

人们对于诗人与基督为敌的态度的批判，确有其道理，他对此也在《声明与战斗》之类的文章中做了辩护，虽说仍不得大家的谅解。然而，察其当时情势，卡尔杜齐的这一立场却也不难于理解。

至少，这种异教信仰在新教徒们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激进的爱国者，他有很多理由，可以将天主教当作阻挡意大利走向自由的恶势力，这与他的梦想势如水火。以至于，他甚至将基督等同为天主，混淆了彼此的教义，将酷烈的怨谤加诸前者身上。

他有另外的一种宗教情怀，流露于其别一些诗篇中。如《栗粉粥教堂》一诗的结尾，便与《在哥特式教堂里》形成了有益的对照，对此我们是不可不察的。

而至于那首大逆不道的《撒旦颂》(1865)，倘有人将之与波德莱尔的诗歌并作一谈，同斥为有害无益的“恶魔崇拜”，那么，这对卡尔杜齐便实在有失公允。其实，卡尔杜齐在其中所谓的“撒旦”，只是一个选择失当的称谓，究其本义，当指“金星”，即那预示着人间光明的、向来被视为变革先驱的、抗争一切清规戒律的象征。不过，在这样一首批判苦行主义的诗作中，夹入对季罗拉莫·萨佛纳罗拉^①的赞美，还是教人不知所云。《撒旦颂》中的这

类抵牾不在少数，以至于，诗人新近已幡然否定了这一整首诗，称其不过只是“粗鄙的俚曲”。如此看来，对此的纠缠大可以宣告结束了。

卡尔杜齐既得古典文学的滋养，又深受但丁、彼特拉克二诗人之遗泽，善文而通史，对于此等诗人，我们实在难以将其归类。他的主义，并非传统的浪漫主义，而是师法自古典理想和彼特拉克情怀的人文主义。虽然人们对于他的批判有失有得，但无可否认，他从未在爱国主义和自由精神的立场上有过偏离，也从未对庸俗事物和声色之欲有过妥协，他的灵魂，是为至高的理想所化育的灵魂。

就卡尔杜齐对于诗歌之美所具备的天才的表现能力而言，我们认为，他最值得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以此，瑞典文学院谨向这一位蜚声环球的诗人致以隆重的敬意，在其母国赋予他的褒奖之外，再度献上来自敝院的景仰。此前，意大利已将卡尔杜齐选举为参议员，并授予他足量的终生俸金，以作为其人为该国所赢得之荣耀的投赠。

①一位被绞死的清教徒牧师。

致答辞

(获奖当年，卡尔杜齐因瘫痪在床，未能亲赴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典礼，故没有正式致答；只是在秘书的协助下向瑞典学院寄来答谢信件，详见后附“获奖经过”。)

目 录

颁奖辞

致答辞

青春的诗 1

我的航船 3

空中的香客，你喁喁欢叫着 4

致恩里科·南乔尼 6

致某山民诗人 7

或轻松、或严肃的诗 9

撒旦颂 11

阿诺河谷 24

致入侵墨西哥者 26

新的诗 29

与树木的交谈 31

- 耕牛 32
夭折 33
菲耶索莱镇 34
天使们的圣玛利亚 35
即景 37
史诗般的时刻 38
过玛雷玛 39
圣马蒂诺 40
一支老哀歌 42
乡思 44
陶立克式 46
玛雷玛牧歌 54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58
月亮的复仇 61
在圣圭多前 64
致《巫者》作者 72
特奥多里克的故事 75
山乡 82
马伦戈的平原上 85
怒潮 89
图勒王 104
布森托河底的坟墓 106
伦斯瓦山关 109

- 杰拉德与加耶塔 116
圣朱斯特修道院门外的朝圣者 118
所谓诗人者 120
- 野蛮的诗 125
- 致奥罗拉 127
在卡拉卡拉浴场前 133
在克利通诺河之源 136
罗 马 147
在阿达河上 150
在圣佩特罗尼奥广场 155
关于拿破仑·欧杰尼奥之死 157
致朱塞佩·加里波第 162
米拉马雷 167
秋晨的站台 174
莫尔斯 178
在马里奥山上 180
夏日的梦 184
写在罗马的建城纪念日 187
下 雪 190
- 有韵或有节奏的诗 191
- 皮埃蒙特 193